

神义论的辩护词

——再论《白鲸》的象征

An Apology for Theodicy: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ymbols
in *Moby-Dick*

张 欣

Zhang Xin

Abstract: The religious meanings of *Moby-Dick* have long been discussed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study, this essay connects the main theo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cosmology, sin and sovereignty of God in American Puritanism, analyses their influences on *Moby-Dick* and argues that this novel is an apology for Christian theodicy. Meanwhile, in its apologetical reflections, the novel is clearly a precursor of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odicy, *Moby-Dick*, Melville, Symbol, Christian literature

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象征是学界经常探讨的话题。

在问世之初,《白鲸》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直至20世纪30年代,方才进入美国大学的文学史课堂,蛰伏了半个多世纪。这段经历说明《白鲸》相当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其中,《白鲸》文本中丰富的象征带来的文本歧义性与多重阐释是其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①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最近西方学界在探讨其象征的基础之上,逐渐向阐释《白鲸》中蕴含的肉体自我、文化帝国主义、现代身份认同等问题转型。但这些阐释首先需要建立在对《白鲸》文本的准确理解之上。《白鲸》的象征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尝试从发生学的角度,以《白鲸》之象征为核心,探讨当时美国清教传统对它的影响及其构成的核心寓意。

《白鲸》的世界

《白鲸》的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菲廓德”号捕鲸船长亚哈一意孤行,执意捕捉白鲸莫比—迪克,最后导致全船人遭遇灭顶之灾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是从头至尾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比如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小说角色名与《圣经》人名的对应——以实玛利、亚哈、以利亚等名字都来自《圣经》,而且这些人物的性格、命运也和《圣经》中的原型相似。又如以实玛利上船前在教堂听布道,神父在布道中夸张地采用各种方式将海洋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称呼教友为“船员们”,讲坛活像船头,《圣经》则是它的尖端,“讲坛引领着这世界。从那儿可以首先看到象征上帝的突发的怒气的暴风雨,而船头正首当其冲。从那儿可首先求来

^① See Sharon Cameron, *The Corporeal Self: Allegories of the Body in Melville and Hawthor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1).

自上帝的和风，使它成为催动舟船的顺风。这世界正是一艘出海航行的船，航行尚未完成，而讲坛是这船的船头。”^①再如临行前及行船中种种有关船难和亚哈之死的不祥征兆和预言。以及航行时闪电点着了船桅，使船桅像一个巨大的点着蜡烛的十字架，等等。

《白鲸》中的宗教符号使文本突破了简单的故事情节，构成了深层次的象征寓意。《白鲸》中的象征究竟指向哪里是人们常常探讨的话题，国内学界在解释《白鲸》时一般认为，白鲸是恶的象征，亚哈是一位反抗命运的悲剧英雄。但本文以为，这种解释忽略了《白鲸》中的象征背后的文化传统。

在北美早期文化中，基督新教是具有决定作用的重要力量。众所周知，美洲大陆的最早移民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Puritan）指16世纪英国一类要求英国国教进一步清除天主教影响的基督徒。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建立了国教，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与日内瓦、荷兰等北欧国家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够彻底，保留了主教制和繁琐仪式等天主教传统。清教徒要求英国国教进一步清除天主教影响，彻底改教。但这项要求没有被英国当局接受，清教徒遭受到政府严酷的宗教迫害，于是大批清教徒移居北美。他们胸怀神圣的使命，期盼作为上帝独特的选民，他们能够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上帝的标准的国家。因此，清教思想在美国早期文化中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一到美洲，清教徒依据《圣经》的原则缔结社会公共契约，处理各种地方事务时也处处考虑宗教的优先性。这种政教合一的殖民地政策一直延续至17世纪末，直至商业发展与政治更迭迫使这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ed. Alfred Kazin (Boston: The Riverside Press, 1956), 50. 由于《白鲸》翻译的准确性也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因此本文在写作时主要依据此英文版，译成汉语时参考了曹庸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和成时先生翻译的《白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种保护性政策完全废除。但清教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一直持续至 18 世纪。在麦尔维尔写作《白鲸》的时代（1850—1851 年），尽管人们对它的认同已经大打折扣，清教主义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麦尔维尔出生并长期生活在纽约，包括纽约在内的马塞诸塞诸洲，是早期移民的据点，也是清教主义的大本营。《白鲸》中鲸船出发与集中港口——南塔开特——也处于此文化范围之内。

《白鲸》的文本时时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浓郁的宗教氛围。鲸鱼客栈的老板向来不理睬客人的死活，却在礼拜天拦住彪悍的土著人魁魁格，不让他上街兜售人头，理由是在上教堂的圣日，卖人头是不合体统的。又如魁魁格上船当标枪手时，法勒船长坚持要求他出示已改信基督教的证件，以致他的好友以实玛利不得不和法勒船长展开一次宗教辩论。最后魁魁格因为身手异常敏捷被录用，但他还是收到了一份名为《末日来临或曰切勿迟延》的宗教小册子。类似宗教小册子在麦尔维尔生活的时代广为传播，是当时最流行的印刷品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生于斯长于斯的麦尔维尔生存在基督教的巨大影响之下，而这种宗教理念与希腊戏剧中与命运冲突的悲剧英雄的观念显然不能共融。

清教主义继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观。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提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某种“宇宙性”，^①尤以但丁和莎士比亚为代表。如《神曲》中，主人公的所有运动：地狱中的下行，天堂里的攀登等等，都隐喻着绝对价值。巴赫金写道：“在莎士比亚的形象（比喻、隐喻等）中，永远表现着两极，地狱与天堂、天使与魔鬼、地与天、生与死、上与下，它们具有地形位置的含义，它

^① “宇宙性”：巴赫金的批评术语之一，指文本具有指向终极的象征意味。

们是宇宙性的，世界的一切自然物、整个宇宙都被纳入其游戏之中。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形象，总能感觉到脚下是地狱，而头上是苍穹，形象具有深刻的地形意义并达到极限。”^①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大自然的风、雷、阴霾都具有象征意义。李尔王被两个女儿遗弃之后在荒野控诉，此时的背景是暴风雨和雷电，他的控词内容也与这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呼应。这种宇宙性——人物行为、自然背景和终极意义的呼应关系——在近代文学中逐渐丧失，仅在部分浪漫派（尤其德国浪漫派）作家，美国早期作家霍桑、麦尔维尔等人，以及部分俄苏作家的笔下，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与宗教，准确地说基督教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宇宙性实质上是基督教世界观的经典表现形式。

清教徒继承了这种基督教世界观。他们具有强烈的末世意识（如小册子之名所示），将此世视为暂时，而将彼岸视作永恒，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过是过客，是寄居者，他们的眼光瞩目于来临之中的末世。因此，他们头顶上的不是穹苍，而是天堂，脚下踩的不是大地，而是永劫的地狱。为了能够向上帝交账，他们时刻警惕自己的罪。在《白鲸》的文本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亚哈率“菲廓德”号捕鲸船与白鲸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谁之罪？

一般来说，认为白鲸是恶的象征的观点源于白鲸对人造成威胁和伤害。小说着实反复渲染了白鲸的狡猾与凶狠：它屡次使水手丧

^①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命，倾覆捕鲸船，就在亚哈遭遇它前一天，它还刚刚夺去了“拉结号”船长的儿子和两个捕鲸手的生命。

但是，文中对白鲸的间接描写突出了它的可怖，当透过以实玛利的眼睛直接描写它时，出现的却是一个伟岸、优美与聪慧的庞然大物。以实玛利看见：它拥有如雪山一般高高的晶莹如玉的背峰，它在水中“滑翔”时“动作迅疾、气势非凡，同时却又显得从容不迫，温文儒雅，全身透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欢快情绪”。^①小说还几次细致地描绘了莫比—迪克跃出水面的瑰丽景象。以实玛利评价道，这只气度雍容的白鲸堪比罗马主神朱比特。以实玛利是小说中的故事讲述者，他的视角与观点往往能够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类似描写显出了作者对白鲸的礼赞。

以实玛利对白鲸的描绘使我们联想起小说中另外一些惹人注目的“枝节”：可以称之为“鲸学博物馆”或者“人类捕鲸史”的部分：包括开篇近百条关于鲸鱼的引文——分别搜罗自《圣经》、《哈姆雷特》到达尔文的《博物学家航行记》等几十部古今著作；在航行过程中穿插了对鲸索、鱼枪、投杆等捕鲸船用具的详细介绍；以及其他与鲸相关的介绍，如鲸鱼的各种图像之真伪，鲸化石，鲸身体的各个部分也辟专章讲述，如尾巴、龙涎香、鲸食料、两种鲸的脑壳等等。这些说明体而非叙述体的文字占去了全书约 1/5 篇幅。虽然很难评价这些文字在小说中出现是否是突兀的，它们与文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和谐与否，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这些描述似乎将鲸作为某种宗教偶像崇拜对象，其效果是极力烘托了一件似乎仅仅作作为知识接受还不够的事实——鲸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白鲸》全力渲染鲸族的庞大，以致使它之几乎带有神秘意味，而这些“枝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412—416.

蔓”的部分这无疑也增添了白鲸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

与白鲸相比，亚哈船长的形象显然不具有相似的正面倾向。他在外形上是残缺的，装着一支木腿，与莫比—迪克优美瑰奇的身躯相去甚远，其次是精神上的残缺。他执迷不悟，完全被复仇与征服的阴暗欲望所驱使。他执着地追逐了白鲸三天三夜，在此期间大副斯皮瓦克曾对他说：“亚哈，就是此刻，为时也还不算太晚，这是第三天啦，罢手吧。你瞧莫比—迪克没有找你一决输赢。是你，你在发狂似的找它算账。”^①最后的船难可以说完全是亚哈着魔式的追捕造成的。

在三天的追逐战中，白鲸屡次离“菲廓德”号而去，它并未蓄意伤害这一船人。在和“菲廓德”号的几次遭遇中，莫比—迪克身上缠满了数不清的标枪和长矛的绳索，甚至在遇见“菲廓德”号之前，它的嘴已经受过伤，背上还耸着“一支它新近被击中的长矛的破裂的长柄。”这说明白鲸的“凶恶”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只是自卫，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命。反而是人类刻意与这庞大、美丽的生灵为敌，导致了自己的灭顶之灾。

在清教思想中，罪是人身上最深刻、本质性的属性。在这个思想传统中，不是自然，而是人类才与罪恶相关。清教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新教改革宗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加尔文是新教系统神学的奠基人，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素^②的第一条就是：“人的灵性因罪完全败坏。”这是加尔文主义也是清教主义对人的基本定义。表现人的罪性是美国早期文学中突出的主题。在麦尔维尔同时代作家霍桑的作品里，主人公的罪意识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极大地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428.

^②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素：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们在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 1618—1619）针对阿米尼乌主义（Arminianism，兴起于18世纪的一个新教流派）提出。

增添了作品的深度和魅力。乍一看,《白鲸》中罪性的问题似乎不像《红字》中那样明显,但事实上它构成了文本叙事向前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篇首以实玛利描写促使自己奔向大海的莫名冲动:“每逢我发现自己终日噘着个嘴,每逢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像是阴雨潮湿的十一月天,每逢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棺材店门前,或者碰上哪家出殡就跟在后面,特别是当我的忧郁症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非得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才不致特意走到街上去不假思索地把人家的帽子一顶一顶打下来时——这时,我认为非得尽快到海上去不可了。”^①出海在这里被描绘成一项与正常生活相对立的行为。驱使以实玛利到海上去的力量莫可名状,与忧郁、莫名的躁动、死亡(棺材店和出殡)相关。在亚哈船长一路疯狂地追捕白鲸的偏执中同样是一股难以解释的邪恶冲动。这些神秘的内在力量驱使人奔向毁灭。这些力量事实上正是人身上罪性的具体表现。唯有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罪性才具有如此生动、巨大的力量。罪性在加尔文主义中正是被描绘成一股不可遏制、强大、附着在人身上的与生俱来的力量。在清教徒的世界观中,相对于鲸所归属的自然界,罪恶更可能出现在人的身上。

谁之正义?

小说中的另一处清教印迹是反复出现的“上帝主权”观念。以实玛利的讲述透露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毫无疑问,我这次出海捕鲸乃是老天爷许久以前就已一手策划好的宏图的一部分……如今我把所有情景重温了一遍,自觉多少看穿了其中在我眼前出现时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1.

经过种种巧妙的伪装的奥妙与动因，它们除了用甜言蜜语骗得我以为上船捕鲸是我自个儿不存偏见的自由意志和极有眼力的判断所做出的选择之外，还引得我自行粉墨登场扮演那一个角色。”^①而且，文中有多次预言与征兆都得到了应验，这说明在文本的叙事脉络中同样体现出了类似观念。

前面提到的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素还包括：2.上帝无条件地拣选被拯救者；3.基督救赎的工作仅对得救者有效；4.人不能抗拒上帝救赎的恩典和旨意；5.上帝在基督里拣选的人预定永远被拯救。这些神学思想完全否认了人自我救赎的可能，肯定了上帝对人的绝对主权，这种绝对主权的极端表达方式在神学上被称为双重预定论，即上帝在个体诞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谁上天堂，谁下地狱。

人的罪性与上帝的主权是加尔文主义也是清教主义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核心观念。相对于人的罪性，上帝的主权在文本中的表现更加隐秘。比如在《红字》中，对人的罪性的描写十分明显，上帝的主权则是潜在于文本脉络中的绝对性力量：在海丝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牧师双双公开忏悔之后，他们的生命才最终得以解脱。上帝通过追讨人的罪行向人类揭示人存在的真相以及上帝自身的真实存在。尽管上帝在小说中从未正式出场，却对人私下的行为与不易觉察的动机洞若观火，他的正义是文本世界的叙事逻辑，执行赏善罚恶的功能，并最终决定主人公的命运。因此，在清教传统影响下产生许多美国早期文本，如《红字》、《白鲸》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称为神义论的辩护词。

神义论（Theodicy）一词由18世纪法国科学家兼神学家莱布尼兹提出，它针对的问题是：在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邪恶面前，如何能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73.

够相信上帝是善良、公义和全能的？世间的罪恶不断亵渎神、伤害无辜的人，而上帝对此似乎很少干涉，如果真的有上帝，他是否是不够善良还是不够有力量，如果他足够善良和全能，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为何存在？所有使人们感到“不应该发生”的事，自然的或道德的，四川大地震或纳粹集中营，都是神义论尝试面对的问题。莱布尼兹认为，一个道德上及实际上有恶的世界，比一个只有善的世界好，因为就形而上学来说，这是更丰富的世界，体现了上帝的完美。他还认为，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必然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美善的。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神义论思想，即认为有了邪恶才能达到更高的善，与1000多年前奥古斯丁的思路如出一辙，即在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上取消了恶的存在，从而肯定了上帝的全能与全善。当然，就受难的个体而言，这类形而上学的解释显然是很难接受的。而清教徒的神义论没有采用莱布尼兹的理性思路，延续的是另一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即通过强调上帝的主权来质疑人类对上帝的问诘是否合理。

神义论并非莱布尼兹的首创，而是一个古老的神学命题。《圣经·旧约》中最古老的文本之一——《约伯记》就探讨了这个问题。《约伯记》讲述了一个义人受苦的故事。在故事中上帝允许撒旦试探义人约伯，此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①撒旦遂使约伯无端失去了所有财富和十个儿女，最后还失去了健康，在受试探的过程中约伯并没有放弃信仰。朋友们来看望约伯，他们纷纷责备约伯不应该抱怨连天，而是应当反省自己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但约伯坚持自己没有犯罪，并且声称要到上帝面前为自己辩白。他们之间展开了长篇争辩，两轮争论过后，陷入僵局之际，上帝亲自

^① 《圣经·约伯记》1:1。

说话了，他没有向约伯解释这场灾难的起因，即他与撒旦的赌局，而是用滔滔雄辩证明自身的伟力：“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他向约伯历数造物的奇妙，是他“命定晨光”，“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使“万物出现”，是他建造雪库和霉仓，确立大海的疆界，为雨水分道，为雷电开路……人类无法征服并只能屈居其下的自然界，是上帝的能力与权力的证明。上帝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它，它吃草与牛一样。/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好像铜管，它的肢体仿佛铁棍。/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它的给它刀剑。诸山给它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在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它？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它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膏油。/它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①

“河马”与“鳄鱼”在此处都是意译，原文指古迦南神话里的巨型海兽，二者皆代表上帝创造的生物界与自然界。上帝历数河马和鳄鱼的庞大和伟力，以及它们如何不能被人类征服。在这里，上帝不是简单地以创造者的身份自居，命令约伯作为被造者臣服，他还同时历数被造万物的奥妙，上帝所造的万物约伯尚且不能控制、降服，约伯的有限性便在被造的万物之前昭然若揭了。这是《约

^① 《圣经·约伯记》，38—41。

伯记》中神义论的论据所在，有限的人不能探尽无限之神的奥秘，因此，人只能臣服。

《约伯记》是麦尔维尔十分熟悉的经文，他在《白鲸》中至少三处引用了《约伯记》，包括此处对水族之王的描绘。《白鲸》对以莫比—迪克为代表的鲸族的描写，突出了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的雄伟壮观。鲸似乎显得不可侵犯，无法战胜。在新教的教义中，罪恶之首是不尊重上帝的主权，这被认为是魔鬼堕落的原因，同时也是人堕落的原因，正如伊甸园中蛇对夏娃所说的，你若吃了这果子，“就如神能知道善恶”。^①像《约伯记》中的鳄鱼与河马一样，生活在莫测的大洋中的鲸类象征着上帝的智慧、力量与主权，它同时也预示了人类存在的边界，以及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亚哈执意打破这道鸿沟，征服不可征服的白鲸，源自罪性的僭越终于使他走向灭亡。亚哈船长作为人的代表，尤其作为掌握现代科技（人类智慧的象征）的现代人的代表，展示了人类普遍的罪性，他的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因“进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人类的结局。

象征的“诗性智慧”

《约伯记》是诗体文学，它采用故事而不是逻辑论证为上帝的正义辩护，《白鲸》继承了这种辩护模式，使诗性成为神性的载体。在历史上，神性、诗性与象征在基督教文学的脉络中一直如影随形。杨慧林在《为了被忘却的“诗性智慧”》一文中指出：“‘象征’在文学艺术与宗教诉求之间达成的同构关系，不仅将‘诗性’确认为‘不可见的神圣’之唯一可见形式，而且反过来也使‘神性’真正

^① 《圣经·创世记》3：5。

获得了语言的载体。”^①

《白鲸》对“神义论”隐形的辩护行为是对《圣经》—清教诗性传统的继承。《约伯记》以诗体叙述文的形式为上帝之义辩护。清教主义作为新教的一支，将《圣经》视为唯一的绝对权威与神性的载体，其思维与认知方式深受《圣经》影响。在历史上最经典的清教文本——《天路历程》中，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天堂与地狱，虽然呈现为清晰的两极，但是文中种种脸谱化角色或处境，如“忠信”、“柔顺”、“浮华集市”、“灰心沼”、“绝望堡垒”……事实上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人内心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生处境的艰险困难。在诗性讲述中，复杂的人生与生命没有被简化，而是保留了其错综复杂和千头万绪。而且，在这个传统中，不论外在环境看似顺利还是险恶，真正的战场乃在于人心。人性的复杂在于其盲目、自毁和自我矛盾。虽然《白鲸》从未对人物的心理进行长篇描写，从未跳出以实玛利的角度和认识能力对我们发表任何关于世界、人生或上帝的直接见解，但是《白鲸》文本构成的象征却指向了这些认识。

潜伏在表面捕鲸故事之下的寓意是《白鲸》的复杂性和魅力的来源。不从《白鲸》叙事的象征涵义入手，我们无从解释文中充斥的宗教符号和形象，连篇累牍的鲸学资料，不能理解催促亚哈奔向死亡的力量，以及为何追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文学为我们传递一种世界观。经典、长盛不衰的文学传递的世界观更为深刻，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白鲸》在诞生的年代曲高和寡，但是经历半个世纪蛰伏之后的复出，显出了它在美国现代文学中的先驱性地位。

^① 杨慧林：“编者絮语：为了被忘却的‘诗性智慧’”，收录于《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3期，2006年。

《白鲸》的文本受清教思想的影响颇深，但是这部经典之作的意义不止于此。在《白鲸》中，多元的美国文化已经崭露头角。

如亚哈船长，研究者指出，亚哈这个名字来源于《旧约》的《列王纪》与《列代志》中记载的以色列国王亚哈。《圣经》中的亚哈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面角色，他虽然恶行累累，但是他听到上帝的审判时，身穿麻布，缓缓而行，表现出真切的悔改，使上帝决定将灾祸延后。而且《圣经》一再暗示，亚哈王作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邪恶的王后耶洗别的煽动。^①亚哈王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面角色，这一点与《白鲸》中的亚哈船长相似。亚哈船长尽管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却已然脱离了教条的框架，却也是被伤害者之一。此外，莫比—迪克时而邪恶，时而瑰奇的表现，也同样折射出对上帝正义形象的怀疑。毕竟，对人类进行双重预定的上帝显得过于严酷了，让人怀疑他对人类是否足够友好。

214 正如一些研究所示，麦尔维尔的宗教观已经不是单纯的清教主义了。^②他的父亲来自传统的长老会家庭，但他的母亲与妻子都是统一神论（Unitarian）教徒。统一神论倡导自由的宗教传统，认为人的经验、意识与理性是宗教的最终权威。这种受到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想熏陶的新宗教观念在小说中也隐约出现了。尤其表现在描写以实玛利的宗教观时，隐含作者不时流露出反讽的语气。以实玛利对吃人肉、卖人头的土著人魁魁格推崇备至。在魁魁格的人格魅力之前，以实玛利对“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辩护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于是很快，他也开始和魁魁格一起崇拜后者的木头偶像了。

以上都说明了非清教因素对“辩护词”的渗透。这同样是《白

^① 见《圣经·列王纪》与《圣·经历代志》。

^② See Gail H. Coffler, *Melville's Allusions to Religion: a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Glossary*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4).

鲸》的现代性之所在。这场人鲸对抗预示了随后两个世纪西方文化中人类文明与“上帝”之间的巨大张力，表现了近代人文思潮与西方宗教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以及这种文明变迁与碰撞对个体的影响。在这个世界中，人的理性、当下经验，与模式化的信仰传统相冲突，同样古老的命运观念也掺杂其中。在外在命运、内在的神秘力量的对抗中，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潮的冲突里，探索人性种种复杂的层面，人性渐次展开，同时又深不可测、难以捉摸，这正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正在这些意义上，《白鲸》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驱。

作者简介：张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电子邮件：
lemon.xo@163.com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X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